



CHRISTOPHER  
G. MOORE

冷 战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779002

1711.45

M847



CHRISTOPHER  
G. MOORE

# 冷击

QAL01/08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677900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击 / [加] 克里斯托弗·G·莫尔著; 孙小岚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991-6

I. 冷... I. ①克... ②孙... III. 侦探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361 号

北京市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0—3245 号

\*

中国图书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396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8.5 印张 218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 第一章

随着一阵极度兴奋的冲动，就像从高处积攒了速度，要把夕阳撞碎那样，旋转着从云端冲向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已经咽下了那片蓝色的药片，却只有当看到他的朋友走开时，他才感到一丝的安全。他的朋友告诉他那是伟哥，女神喜欢它对男人所起的作用。他不会失望的。虽然那只是半个小时以前的事情，但他却忘得一干二净。但时间与这屋里的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他再也不用害怕和担心了，他现在只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放松。

闭上眼睛，他感觉到颤动的光线，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分开，又炸开。能这么做可不容易，但他一旦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就看到了他朋友的那张脸。他的朋友眨了眨眼睛，笑了。他认准以后，又把眼睛重新闭上。那是一个在会员里外号叫月舞的兄弟。

他是“事业”的成员。与月舞坐在同一间房间里让他感觉到奇迹已经发生了；他觉得第一次来泰国就有人接待真是幸运得很。经过这么多个月的计划，登记、照相要踏入一个崭新的、强大的、生活舒适的世界，他的期望在无限制地膨大着。

性药是这经历的一部分，月舞宣称。

他看着月舞用手拍打着他展开的手臂上的血管。起初他还试图把手抽回来，但所有的反抗又都变得烟消云散。他老是想着那灯光、色彩和音乐，所以当月舞把针头刺进那蓝蓝的血管里时，他几乎没有察觉到。月舞轻轻地推着针头。真有趣，他想，针还停在血管里，却感觉不到疼痛。他以前做过针灸，所以对这感到很正常。他把头往后一靠，听着音乐。月舞在他的便携式 CD 机上放的音乐是录自 Enigma “新时代”的一首歌，这歌声使他的魂儿游离出身体，飘浮在空气中，以光速飞越过这座城市。

月舞——他从网上挑选的女神，向他保证过她会随时出现。她十八岁，有着洋娃娃一样的身材，修长，乌发而且怕羞，眼睛温顺，屏幕上

她正举着手在梳理头发。她在五十个微笑着的有着同样身材的姑娘们中间尽展笑靥，这使得她得以悬停在他——一个每天都要在电脑上紧盯搜寻这些微笑着的眼睛的人——的屏幕上。他帮助她用英语发送E-mail信件。

她在屏幕上正期待着，期待着取悦他，爱他，和他能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这同样也是他的梦。

这是转折点，无法回头的转折点。

## 第二章

曼谷。像碳一般漆黑的夜晚，九点钟，雨水随着风冲击着灰色的雾霭。有的街上的泥浆水已经积到了脚脖子。许多轿车被洪水围困在丁单（Ding Daeng）十字路口。在这样的晚上去找寻一个过生日的姑娘真是不幸。她在第33号死亡艺术酒吧里做专门勾引有钱人的妓女。她的外国爱人为她付车费，并且希望——不，是要求她能够在今晚，而不是明天或后天，能收到生日贺卡。荷尔蒙能使在曼谷的男人变得热血沸腾，疯疯癫癫，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闯；而金钱使得另一些男人能够在下水道里扑腾来扑腾去地寻找一个一声没吭就跑得无影踪的天使。

文森特·卡尔威诺可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在上班时开溜的女人才来到大街上，他要亲手把生日贺卡递到她的手上；虽然这是他极不情愿接受的令人难受和古怪的差事——怀里揣着卡片驾车驶在洪水泛滥的大街上。他驾车穿行在已经变成污水渠的街道；所有地底下的污物都翻腾到表面上来，咆哮着冲向大海。这世界上的大多数都像是被毁掉或消失了；只有一小部分还有人惦记着，当然包括那个兜里揣着足够的钱命令私人侦探在这风雨交加的夜里把猎物追捕到手的人了。不惜代价。这个人显然有病——但这还不至于让他回绝——不管怎么说，这个病态的外国佬所付的钱是双份的。

卡尔威诺瞟了一眼反光镜，那上面映着的霓虹灯字体很大，赫然写着：地狱。字一定是倒了，卡尔威诺想。红色的“地狱”字体非常显眼，就像救护车通常所做的那样好让司机在听到警笛声时能从镜子里一眼就看到它显著的标志。镜子。所有的东西都能从表面上有所反映。

他转了个弯，用一只手勾住椅子背。没错，建筑物上的“地狱”是反的。在主标志牌的左边是一个小的冰冷的蓝色霓虹字牌：事业。这个标志在很多俱乐部、酒吧和饭店都能见到。大多数涉及餐饮生意的事业分店叫做事业路。而其他他人也想在这个市场里分得一羹，也挂出了事业的标志。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网络上有：事业，事业路，MF，GTE，和这些带来新的业务的外国人。RUL在电脑世界成了传奇——www.thecause.com这个网址成了事业会员极其有效的中枢联络站。会员每年付一百泰铢就可以得到一个密码和身份证明加入进来，不受限制地进入所有的建议、评论和信息栏目，进而找到妞儿、房间（商行）和酒吧——介绍一般的工作程序，机构运作，如果付给莺儿（ying泰国妓女的称呼）一年的钱——就会由网上做出菲律宾、古巴、印尼、泰国的性指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事业路，但这个简陋的酒吧不在此列。事业的生意兴隆。卡尔威诺不知道是否有外国佬发现了这个地方，把他的十日性旅游的介绍贴在事业的电子广告牌上？他搞不清。由于是雨天，又是傍晚，“地狱”的生意还不是太好。“地狱”似乎是能让人死而复生的地方。主停车场已经积满了水。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场所像吸血鬼一般度日的夜猫子来说，现在正是早餐的时间。他的许多客户是事业的会员；他们在当慕、王朝、娜娜、白兰帝或是其他事业路的旅馆登记，在娜娜娱乐中心寻欢作乐，在手推车食品摊子上或是苏克哈姆威特路边上百家的饭馆里吃饭。他们在下飞机之前就知道在哪儿能得到信息，哪儿有野鸡出没，网上的菜单列明了各种喜欢的价码。跨越半个地球不远万里而来的网上成员，所要寻找的地界其实只有几公里长：苏克哈姆威特路，1号至33号街。他们在网上以日记邮件的形式彼此分享经验、快乐、失望和痛苦。多数的话题都是关于莺儿的：描写各种裸体照片，尺寸，形状，表演，造型，临时或通宵做爱的，还有最重要的价格，彩色图表表示的数学公式可以使美元与表演时间之间的比例与背叛、爱和失望一道进行比较、分析、讨论和评估。

其中一个事业的会员为这种监督付出了代价。一个典型的卡尔威诺的世纪末顾客。在十几年前同样的人会用完全另一种方法寻找刺激，作为冲浪运动员他会漫步在地球的表面去寻找理想的海浪。可是现在，所有的冲浪运动员都老了，胖了，离婚了，或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失去了工作，所以一种新的玩儿法发明出来了，新的地图可以引导这些寻求快乐的人到曼谷、马尼拉、金边、雅加答去表现和体验：一种为探险者寻求魔鬼性交或叫做冲浪性交而设的性巡游。有些人把这种性交简称为“MF”，其他人喜欢把这种经历称为“GTF”。语言在不断变换，但含义总

是很明了，而且还就谁是新词的发明者引起了两派在世界范围内的永无结果的争论。当然这些人不光是男的，还有莺儿们。事业并不是单一的一种人，一种国籍，或一类人种，而是由许多为了圆魔鬼性交美梦的各色人种组成：性痴迷、离婚的、分居的、丧妻的、政治上失意的、素食者、前反政府者、发了财的士兵、精神病患者、战争贩子、地位卑微者、酒鬼、恐怖分子、学者、理小平头的、银行家、阿飞、与妇女解放运动进行旷日持久的论战而麻木者、营养过剩者、光头党、施虐和受虐者、彷徨者、绝望者、恋爱昏乱者、伟哥重生者、老爷们儿、老娘们儿、多利安佬儿、公交车司机、摩托车手、卡车司机、瘸子和寻找刺激者。这只是初步的名单。这项议题永远不会终止，不管卡尔威诺怎样绞尽脑汁想把各个阶层的成员类别凑齐，却注定不会成功。事业是一个门户洞开的、四面透风的、不断变幻着的大杂烩，没有人能够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

有的人正在性产业第一线上付出生命。

在这十个月以来，已经发现死了五个外国佬了。曾经在离当慕机场几公里远的一条孤零零的、黑暗的街里发现了摞在一起的两具尸体。其余的是在宾馆和旅店发现的。卡尔威诺深信，这是一个专门以进入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为目标的杀手干的。

“嗨，我从纽约来，我能嗅到谋杀的味儿。普拉特，是一个连环杀手把这些家伙送上路的。”

普拉特并不为卡尔威诺的嗅觉能力所动。“这儿不是纽约，文森特。他们每一个都是因为服药过量才死的。而且每一个死人的护照、现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杀手的动机何在？没有动机，没有气味儿。”

卡尔威诺格格地笑出声来，不知道这是否是莎士比亚的解释。

“我是有动机才工作的。给我点儿时间。”普拉特冷落了他。为什么一个泰国仔会去杀一个外国佬，除非是为了钱，或是与这个外国佬打架的时候栽了面子。可是没有一点儿暴力的痕迹。死者身上没有伤痕。只发现手臂上的针眼儿和血液里致命剂量的海洛因。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线索：所有的死者都是美国人，单身，事业的持卡会员，都是在下机场以



后 24 至 48 小时之间死去的。普拉特在警察局的伙伴对连环杀手的说法嗤之以鼻。警察说从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被谋杀的证据。根本不存在杀手。他们都是服毒过量的瘾君子。

事实一：所有死者都是美国人。事实二：每个都死于服毒过量。是从臂弯上突出的蓝色静脉里用针头将海洛因注入的。发现尸体的时候针头还戳在手臂上，尸体如石头一般冰凉，嘴唇四周发青。事实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叫做事业的单身男人因特网旅游俱乐部的会员。

在其中一个死者家属付钱给卡尔威诺让他校验警方报告和死亡证明时，这个案子成了他的业余爱好。死者是个来自旧金山的中年人，以往没有服食海洛因的记录。普拉特是怎么说的来着？“这个外国佬肯定隐瞒了他的爱好，要么是您的这伙计想玩儿一回飘，却不知道海洛因是危险的药物，第一次注射就过了量。”

“普拉特，我的意思是，这说明他们遭受了挫折，”他摸了摸鼻子，“郊区来的穿白鞋的家伙不会仅仅因为来泰国旅行而突然开始把针往手臂上扎的。”

他们不置可否。在他们的脑海里，冰冷如石的尸体组成了一堵石墙。他检查了警方的报告和死亡证明，但还是有疑惑。

卡尔威诺坐在他停着的车里，思考着怎么会没有人抢劫这些死了的外国佬。一间在顶窗上涂着“鲜花”标志的店铺引起了他的注意。标志是很平常的那种，不像是从后至前都读做“地狱”的那种。他观察着店铺里的商品：填充的玩具熊、大象和狗，陶瓷的零钱罐和挂在塑料衣架上的街头拉客妓女穿的迷你裙。去“地狱”的人的必备之物。他想。卡尔威诺并没有看到一枝花。花店不卖花，连一朵花都没有，就像杀人不要钱或护照一样。在两个小时的监视里，他一直在清点着货物来消磨时间，试图找到任何在这五个死了的外国佬之间的联系，以便证明他的纽约鼻子没有令他失望。惟一的鲜花悬挂在他的后视镜上，花环的末端挂着两根短线，长而单薄的优雅的浅褐色花瓣无精打采地散发着醇厚的芳香。泰国人管这种悬挂在花环上的小双尾花叫做 Jampee noi，也是泰国男人阴茎的别称，是男孩的小鸡鸡。Jampee 的花瓣正在枯萎，变得像抛光的铜器的颜色，垂在仪表盘上。发出的香味不再袭人，而是像喃喃的

细语。

不卖花的鲜花店的右边是一个小市场。它不卖食品，所以这世界还没有被完全颠倒过来。拉客的妓女踱进踱出，浓郁的长长的黑发在雨里闪着光，在这里卖啤酒、香烟和咸的坚果，另一端是个理发店，有十几张椅子，一个带电视的接待区。里面很安静。一个理发师手里举着吹风机在顾客的头上吹着；要不然店里就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了。这些小店铺都在停车场的一头，向两座大厦提供服务。就像那家不卖花的花店，与大厦的分工明确，不会搞乱。大厦有十几层和上百的房间——泰国人叫家——被学生、政府职员和妓女住着。三个泰国仔挤在小市场拐角处的一张大床垫上，在蒙蒙细雨中屏息观望着。在他们身后，另一个泰国仔正在抬一台 25 吋的电视，他的旁边是两个穿着花店里卖的晚装的妓女。这里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总是有点儿新闻发生的村庄，正赶上月底的过渡时刻。人们进来，理发，买东西，准备上班或是下班。

卡尔威诺的任务很简单——找到鲍，替弗兰克把生日贺卡给她。今天是鲍的生日，如果卡尔威诺的顾客，一个叫弗兰克·侯根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的话。弗兰克是事业的持卡会员。他付给卡尔威诺六千铢，让他亲自送一趟贺卡。为什么不用特快专递或 EMS 呢？为什么不自己送？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而侯根的回答似是而非。他想得到别人对鲍收到贺卡时的反应的第一手评价，因而没有委托特快专递或 EMS。另外，他和鲍吵架了，鲍不理睬他，所以无法亲自送去。侯根是一个善于狡辩的人，而六千泰铢对于这个经济萧条的雨季是个不坏的生意。一百五十美元引起了卡尔威诺的注意。鲍在生日的前三天参加了弗兰克澳洲徒步旅行，到现在还没有在她工作的死亡艺术酒吧露面，也没有打电话和他联系。

卡尔威诺的秘书，若塔娜，曾经告诉他她讨厌侯根。他现在深有同感，“还有什么比送一张生日贺卡更糟糕的呢？”

“对送一张卡片来说那可是大价钱，”她说。在她的中国基因里藏着把算盘，计算服务或商品的价值甚至比美国宇航局的计算机主机还要快。

“对于某些看上莺儿的外国佬来说钱就不算什么了。”

她在体味着这句话，“我觉得莺儿就是专门为某些外国佬准备的。”

他笑了，她很聪明，伶俐，看问题准，“这事儿十分钟就能完。”

“他为什么不让一个朋友帮忙呢？只用五百铢就可以了。”她呷一口咖啡，等着卡尔威诺回答，她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赚这笔钱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主动上门请他做私人侦探。

“像弗兰克那样的男人没有朋友。就是有了朋友也缺乏信任。至少对和莺儿混在一起的人来说是这样的。”

“如我所言，我对没有朋友的男人一点儿好感都没有。”

“你不是有点儿累了吧？”他问她。

她莞尔一笑，低头看着她的咖啡。卡尔威诺的理论是：当一个人意识到她有关人类社会的愤世疾俗已得到充分证明的那一天来临时，她就累了。

“文尼先生，你看上去累了。干吗不让我去送这贺卡呢？只要十分钟就够了。”当他弯腰去拿电话的时候，他的点三八警用手枪把滑了出来。他们俩都知道这不是十分钟的差事，“有可能要比十分钟多一点儿。而且看样子要下雨了。”他拿起听筒，拨通了弗兰克·侯根的办公室。

“弗兰克，我是文森特·卡尔威诺。我今天晚上去送生日贺卡。”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若塔娜，“对，我亲自送。”他挂上电话，从桌子上一堆文件里拣起这个过生日的女孩的照片。若塔娜转过身走向她的办公位置，不去打扰他和他的照片。她永远也搞不懂为什么如此低贱的内地乡下妹子会让一个外国佬着迷。

鲍穿着绿色和黑色的制服，白色的衬衫，打着黑蝴蝶结。卡尔威诺审视着她那冰冷的微笑，画着眼影的大眼睛和丰满的嘴唇。这是死亡艺术酒吧里雏鸡的制服。看上去就像拉斯维加斯二十一点纸牌服务生穿着的制服。照片里好像缺了点儿什么。卡尔威诺研究着她的样子。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她的右脸颊上有一个小小的棕色的痣。他试图找出任何能够让弗兰克·侯根做出如此精心的安排和花六千铢的代价给她送一张生日贺卡的东西，但却找不到。鲍没有一点儿特殊的地方，根本就不值，他想。这时，他想起了他的父亲经常对他母亲说的话，“告诉我太空里那个完美无缺的地方，我要把全家都搬过去。”

卡尔威诺看了看手表。监视的时候时间就像静止不动似的。九点十四分。那几个仔就像从甲板上拖死尸一般正在拖床垫子。几辆的士挡风玻璃上雾蒙蒙的，雨刷上下拍打着，一边寻找顾客一边缓缓地驶过。等着等着。突然她在楼梯的顶上出现了。监视结束了，交完货就可以回家了。鲍独自一人站在那儿，穿着一件像是用塑料做成的霓虹蓝的迷你短裙，配一件相同颜色的背心，高跟鞋。他迅速爬出车子，从十几辆摩托车中穿过。就在卡尔威诺要上楼梯时，鲍的一个伙伴来到她的身边，她穿着标准的鸡装：黑色的紧身短裤和薄薄的白色露肩上衣。鲍抽着烟，一边和她的朋友说话一边弹着烟灰。当卡尔威诺叫她时，她还在抽烟聊着天儿。

“鲍，生日愉快！”

她猛地抬起头来直瞪着卡尔威诺，脸上布满“你她妈的是谁？”一类的表情。

“我认识你吗？”

卡尔威诺爬到楼梯的顶端，他的头发和脸被雨水淋湿了。“弗兰克·侯根希望你能在生日时收到这张贺卡。”他递给鲍一个白色的信封，是肥大的能够装一捆现金或毒品或干瘪的花的那种。弗兰克是用英语写的她的名字，由别人在英文字母下面用泰文手写着“鲍”。她检查着信封，用长长的红指甲敲打着信的边缘，就像蝎子的腿做出的那种又好奇又怕的动作。

“你要把它拆开吗？”她的鸡友问，紧身的皮短裤像蝎子一样摇摆着，要么蜇人要么就缩回洞里去。

她向楼里的卧室走回去，卡尔威诺紧跟着进去。

“只是一张生日贺卡，”卡尔威诺说，“弗兰克希望你能收下。”

“弗兰克是个婊子养的疯子，”鲍说，“哪个女孩子也无法和像他那样的男人呆得久，除非她也疯了。”她在争取着时间，以便决定她是否需要知道侯根要给她造成什么样的疯狂以及他的信是否就是让她发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拉客的妓女也许还没有发明出猜测，但她有权在夜里九点以后使用这个专利。

她把卡片从信封里抽出来，用修饰过的长长的红色的指甲挑开。是

粗俗不堪的用唐老鸭唱生日快乐，多半是噪音的音乐的那种。她摇了摇贺卡，什么也没掉出来。没有钱，没有支票，只是一张音乐生日贺卡。“不值钱的查理，”鲍说，“告诉那个疯子抠门儿查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我恨他。”鲍的鸡友笑道：“没有钱吗？”

鲍的愤怒加剧了，她攥起拳头，脸涨得通红。这正是卡尔威诺要向他的顾客汇报的反应。他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家把自己弄干了。卡尔威诺开始转身，当他刚失去平衡，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有一拳朝他的鼻子上部猛击过来，指关节和无名指打在右眼上。第二拳打在他的上腹部，立刻让他弯下了腰，他慢慢地跪在了地上。当卡尔威诺试图保护自己的时候，又有两脚踢在他的肋骨上。他肚子着地平躺下去，就在他想站起来时，视线被血模糊了。在他想看清楚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的时候，他的血喷涌而出。他的第一印象是这家伙不是印度人就是伊朗人。踢在肋骨上的两脚让卡尔威诺大口喘息着。当他终于挣扎着站起来时，卡尔威诺看见这家伙走得更近了。袭击者留着小胡子和两天没刮的胡须，穿着短裤、跑鞋和一件芝加哥俱乐部的T恤衫，看起来将近三十岁，手臂和肩上的肌肉发达，配上一个厚厚的晒得黝黑的脖子，曲卷的胸毛像喉咙底下打开的毯子。

“你这个不要脸的爬虫，再来找我的女朋友我就杀了你。”他说道。

他的脸抽动着，流着血，内脏疼痛不止，卡尔威诺努力地想看清楚这个像拳击手那样用脚尖儿来回跳跃着的攻击者。这家伙像是要做更猛烈的攻击，把他干掉。两个妓女看到卡尔威诺脸上的血时该是多么地高兴呀。鲍一步插到他们俩的中间。卡尔威诺真想把这家伙撕碎。他受到了伤害，不是像鲍那种没在贺卡里找到钱而受到的源于自私的伤害，而是严重的身体的伤害。这个年轻人用两记结结实实的、力量强大的拳头把他打得躺到了地上。最糟糕的事情不是疼痛，而是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和变老了。卡尔威诺像狗咬住块骨头似的紧紧地抓住他这最后的四十岁。

“住手吧，T.J，你没看见把他打得够呛了吗？再说，他也不是弗兰克。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这下好了吧。”她看着卡尔威诺，就像裁判员审视一个将要给他的对手致命一击的拳击手，“你最好离开这儿，爹。”

卡尔威诺瞪着 T.J. 爹，她管自己叫爹、父亲、老爸。卡片送了，鼻子破了，右眼乌青，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岁月不饶人。是该走了，把傲慢忘掉吧，承认自己再也不属于那个尴尬的中不溜的年龄：对顽童来说太老，与当爹的相比又太小。他老得足够当她的父亲了，却被像儿子似的这小子打了一顿。

卡尔威诺冲鲍点点头，擦去脸上的血，转身走开。六千铢，他念叨着，活儿干完了。

“我要是再看见你和找魔鬼性交的老家伙在一起鬼混的话，你就会得到这个。”

T.J. 用手掌抽了她一嘴巴。鲍开始哭了起来。鲍的鸡友也哭了。可是她的生日，天下着雨，再加上陌生人送来的音乐贺卡里没有一分钱，男朋友打了一架，然后又把她扇得发蒙——倒霉的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卡尔威诺闭上眼睛，默想片刻，就在连他自己也没搞清楚该干什么的时候，他用鞋跟猛地踩在 T.J. 的右脚上，同时一脚踹在他的裆部。T.J. 轰然瘫倒在地上，哭叫起来，脸痛苦得像攥紧了的拳头。卡尔威诺俯身用膝盖顶住 T.J. 的后背，从腰里抽出一副手铐，从右到左依次扣到他的手腕子上。

“向鲍道歉。”卡尔威诺命令。

“你是谁？鸡巴警察吗？”

卡尔威诺把他的耳朵翻过来，“我还没有听到道歉声。”

“上帝，你把我淋得到处是血。”

血从卡尔威诺破了的鼻子里一直注进 T.J. 的脖子里。他更狠地顶住 T.J. 的脊椎骨，“我应该叫泰警来，检查你的签证和你房间里的毒品。”

“好，好，鲍，对不起。行了吗？”

鲍看到 T.J. 痛苦的样子很开心。她的鸡友格格地笑着点燃一根香烟。鲍自己也点了一根，当卡尔威诺的膝盖顶到她男朋友后背上的神经时她感到舒服极了。不管怎么说，她的生日变得不太糟糕了。

“他妈的快告诉他可以了。求你了。”

她喜欢听请求这个词。

“她没听见。”鸡友说。

“求求你！”她的男朋友喊道。

“行了。”鲍说，她笑着用手来回拽着香烟。

卡尔威诺解开手铐，当他退下夹克把手铐扣到腰带上时，T.J翻过身来，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却一眼看到卡尔威诺挂在肩上枪套里的警用点三八手枪，便全然没有了还击的念头。他的拳头松开了。他肯定意识到卡尔威诺在遭到第一拳的那一刻就可以向他开枪。他退缩了，彻底退缩了，向鲍跟前爬去。“她说行了。”T.J愤怒地说道，但声音里没有了火气。他一瘸一瘸地走到大厅的一张躺椅前坐下来。生日贺卡的晚上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鲍攥着T.J的手坐在躺椅上吻他的面颊，与泰国鸩儿经常做的像母狮子嗅幼仔以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那种接吻礼仪不太一样。

当卡尔威诺回到车上时血已基本止住了。当他在口袋里摸钥匙时才发觉把它忘在车里了。他摸了摸鼻子，T.J那强有力的一拳已经把鼻梁打断了。他感到雨落在脸上。这种选择不会太好，找一个chang——那种泰国人有时称作“工程师”的街上手艺人——试着让他，一个陌生人开门，结果却只把门的横档的下面打开一点点，都将是一种痛苦的经历：chang会狮子开口索要对外国佬那样的价格，加上淋雨的费用，蹚水的补偿，之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撬门，把漆碰掉，把金属弄弯，把玻璃边上的橡胶撕掉。卡尔威诺认定，另一种选择虽然花费相当却可以马上就坐到车里面。他抽出警用点三八手枪，倒过来让枪柄冲着车窗，只敏捷地一击就把玻璃打得粉碎。有两个妓女在美容店前的雨棚下站着看到他——带枪的，半裸着上身，脸上流血的外国人在砸玻璃——她们赶紧走开了，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他把车门打开，把座位上的碎玻璃划拉掉，坐进去，启动引擎。他受雇的全部任务就是给一个在死亡艺术家酒吧的雏妓送生日贺卡，十分钟就得的活儿。

付六千铢给如此简单的递送，若塔娜的确感到不妙，可他却不以以为然，“送一张贺卡会有什么事儿？”花了两个小时和四千铢之后，他才把他的鼻子就了位，右眼蒙着冰块儿回到了住处。他一直在想他应该看见那一拳打过来。他在医院缝针的时候给弗兰克·侯根打了个电话。

“你没告诉我那女孩儿和一个中东的恐怖分子有染。”卡尔威诺道。

“T.J是个浑蛋北方佬儿，他在好莱坞单独卖块儿。”

“他打断了我的鼻子。”

弗兰克笑了，“T.J在芝加哥是金手套冠军，是个凶狠的浑蛋。”

“这就是你让我去的原因。”卡尔威诺说。一个医生手里拿着个刺眼的、令人不舒服的大注射器向他走来。

“叫警察来，让他的屁股挨顿踢。你认为如何？”

医生把针扎进卡尔威诺的脸颊，缓缓地推动针柄，把能把他的脸变成像油灰一样麻木的药水注射进去。

“天呐，真疼。”卡尔威诺喊道，把牙关咬紧。他使劲掐着手机，闭上眼睛，想起来他还在和弗兰克·侯根通着话。

“你现在得到教训了吗？”

针抽了出来，他的脸已经麻木了。

“鲍说对了。你是个疯子，弗兰克。”

“你认为我知道T.J埋伏在周围？”

“你的这个主意倒不错。”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肯定就知道。我听到过她和浑蛋T.J的一些传闻。鲍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她有个美国的小丈夫。”

“你所提示的正是答案之所在。就是你忽略了让我知道的一些细节。”

“嗨，文尼，你可是私家侦探。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去问一问就可以了。”

卡尔威诺的规则：对所有的客户和所有的莺儿要花同样的工夫。没有区别。卡尔威诺曾经把这个规则写在一张纸上粘在卧室那面边缘破旧的镜子上。他忽略了自己的总结。

“弗兰克，我带给你个信儿。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朋友。”

他能够听见弗兰克在另一端的喘气声，他没有言声。

“因为你是个屁眼儿。”卡尔威诺的脸整个麻木了，这几个字从嘴里说出来就像鲍的生日贺卡里的歌声一样朦胧。当脸僵硬的时候还试图告诉一个人他是屁眼儿。卡尔威诺又试了试，最终放弃了，重新躺回去，让医生矫正好他的鼻子。



卡尔威诺的女佣那天晚上—见到他就用手捂住嘴抽泣起来。这使得她的六条小狗停止了嚎叫。车道上的积水如此之深以至于打开车门都有点儿费劲。最后他走出来把车门关上，用手轻拍了一下大腿。他把裤子卷到了膝盖上，蹚着水走过车道，把水溅到楼梯前。他手里拿着鞋和袜子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生怕会踩着什么。被泰国人叫做香港脚的皮肤感染是曼谷雨季所带来的另一种危害。水已经漫到了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他的腿和脚滴着水，上到第三层，詹姆松夫人手里拿着干毛巾正在等着他，她穿着一件陈旧的褪了色的睡衣，她的四条狗颤抖着呜呜地叫着，围着卡尔威诺的脚嗅着，好像那上面粘着的飘浮的垃圾碎屑里能有吃的食物似的。

她递给他毛巾。

“那小子可把你打得够呛。这里的暴力太多了。砸你的车，又打你的脸。他们还偷了你的钱是吗？”她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车，让光柱照在打碎的车窗上。

“这不是那小子的杰作。”卡尔威诺说。随着经济衰退的进一步加深，每条街上都可以见到小偷的身影，生存的惟一途径就是从比你富有的，丢了点儿钱、电视、冰箱或汽车后还能够吃饱饭的人那里把东西拿走，“全是一张生日贺卡闹的。”

“需要替你叫个医生吗？”

“我去医院看了。”他的意思是去过了。有时和这女佣用泰式英语交谈会使他的英语退化。

“对不起，文尼先生。雨老是这么下呀下。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还有你的脸。”

当卡尔威诺走到他的房间坐在桌旁开始喝湄公酒时，他的肋骨、脸和肩膀又开始疼起来了。他打开瓶子，取出一粒去痛片，就着可乐咽下去。调低了的电视的声音从客厅飘过来。他吸着杯子里的饮料，然后拿起一面小镜子开始检查自己的脸。镜子里的人一只眼睛肿胀得只剩下一条缝，鼻子破了。被打过的脸看起来就像他以后苍老的样子：全都是这样。一张六千铢的脸，一张只需十分钟就来钱的脸。他算了算他的利润。看病用了四千八百铢，修车窗用了一千一百铢，两者算起来，他还净剩